

2010 體驗學習 · 反思服務創作比賽——金牌

進 · 禁 · 境

◎丁俊偉

----- 精神病房就像是大人的幼稚園。-----

『一、要比他站得離門口近，不要讓他有把你困在房裡的機會。』

『二、離他至少大於一個手臂遠。這樣他就沒辦法傷害你。』

『三、不要借給他任何尖銳物品。』

學長帶我進病房之前，這麼跟我說。

頓時我以為自己即將進入的，是星爺電影 << 功夫 >> 裡的『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』

走在通往單人病房的路上，我不禁開始幻想，住在房裡的是怎樣的兇神惡煞。

『來來來，請坐、請坐。吳醫師，你今天好嗎？在你旁邊這位是？』

一個身材略胖的中年男子，臉上帶著微笑、熱情的跟我們問好。然後他開始忙碌的整理著四周的環境，清出一個空間讓我們坐。

哇靠！怎麼跟 << 功夫 >> 裡的電影場景一模一樣？我想起星爺被帶著笑容的火雲邪神一拳打飛的場景，冷汗直流。愈強的人，愈可以隱藏實力，認真起來也才更令人害怕！

沒有洪水猛獸般的殺氣或是帶有挑釁的暴力動作，第一次訪談很平靜的結束了。回到護理站時，同學告訴我：『你的背都濕了，你知道嗎？』

這是我和他第一次相遇。

那時候他才剛脫離“防暴力”（註一）狀態不久。

他是『達哥』。有著港星吳孟達的厚實的身材和憨厚的笑容，隨時徘徊在精神科護理站外頭，要求護理站內忙碌的醫護人員帶他到樓下抽菸，或是幫他問甚麼時候可以出院。

精神科病房裡住著的病人，有著不同高低自傷、傷人風險。入口由一道有門禁的大門鎮守，任何人都必須經過安檢後才得以進出病房。對於病人而言，要進出這道門當然更加困難。沒有醫師的同意，不得踏出大門一步，等同一間柔性監獄。

至於病人走進這座監獄的方式，則有著許許多多不同的故事。



我看過病人由家人和醫護人員半哄、半騙地走進來。

我也看過父親一邊哭著，一邊和醫護人員將女兒綁在輪椅上、然後推進病房。

八點檔的戲碼一旦在現實生活中上演，往往真實的令人無法接受。

達哥進來的故事很簡單，是由他敬愛如父親的大哥陪著走進來。

他知道自己是在進來接受治療，是一個病識感很夠的病人。

老師常說，『當一個精神病患有了病識感，那麼離他出院的日子也就不遠了。』

但是達哥卻在精神科病房住了將近兩個月，比我見習的六個星期還要久。

因為他在躁鬱症發病時，會將大台南市的眾神明請上身，然後跟我們對話。

『吾是廣澤天尊，汝有何事？速速言明。』

接下來是長達半個小時的 << 跨越陰陽界特別節目 >> 由我和他兩人主演，偶爾會有學長和護士學姐客串。

我想他的病房應該是全台南最靈驗的地方。

『丁醫師，我甚麼時候可以出院？』

『丁醫師，你可以帶我下去抽菸嗎？』

有時候當三太子生病、天尊出差或是龍王上天庭參加蟠桃會，沒有神明能夠下凡降旨的時候，他會用屬於自己的身分與我對話。

也是他狀況比較好的時候。

而『出院』和『下樓抽菸』是他最常與我聊的話題。

『達哥，你只要今天不請神明來，今天就可以請姐姐帶你下去抽菸。』

『至於出院的事要等到你沒有隨便在病房裡亂鬧或是發脾氣以後，我們再討論。』

學長會在他狀況好、有病識感時，這麼告訴他。有時候他會點點頭，配合我們。但是比較常發生的往往是他大力的敲打桌面，或是大力的敲打著自己的頭。



有一次，他甚至拿起椅子，作勢要打學長和我。

那次他在保護室待了三天。

『只要龍五手上有槍，就沒有人能殺得了他』是很有名的一句電影台詞。

『只要有吃不完的藥，就沒有壓不下來的症狀。』也是精神科病房很殘酷的事實。

電療搭配多管齊下的藥物，達哥的眼神不再像過去那樣兇狠，脾氣也平和許多。看見因為藥物副作用而搖搖晃晃、正靜靜的站在柱子旁邊看大夥唱歌的他，

『有點心疼。』學長說。經過數十次的起駕、退駕、延後出院通知，和數不清多少次的團體治療、溝通及評估，達哥逐漸好轉，藥量也逐漸減輕。

自從開始知道我們不是喜歡將他關在醫院的變態，而是幫他脫離苦海的道友時，他也不會隨便對我們上演 << 中國民間故事 >> 或 << 艋舺 >> 的橋段了。

認真說起來，醫院是一個無趣的地方，也是個悲傷的地方。佛家所說的『生老病死』四階段，醫院就包辦了三個階段。

沒有人會願意長時間待在這個地方，而一旦進入醫院的病人們總是想早早出院。精神疾病的病程變化，往往需要花上比其他疾病更長的時間來觀察。不住個十來天，是無法去衡量及判斷病人的狀況。對於精神病患，是種煎熬。

儘管院方已經盡力將病房裝扮成一個極為人性化的照護地點，試圖讓病人能夠在這個地方好好療養，但是病房終究是病房，無聊終究是無聊。

『丁醫師，你有沒有空？能不能陪我聊聊天？我好無聊。』

達哥常會將臉貼在護理站的玻璃前，向我招手，要我陪他聊天。聊天的話題，從一開始的發病過程、他對兄長的敬愛到他喜歡的賣花女孩都有。坐在我面前這一位 30 歲、過去眼神兇狠的大男人，心裡住著的，仍舊是個大男孩。

有天早上，職能治療老師們正帶著病人們參加治療性團體活動。我從護理站外面看見達哥用誇張的肢體動作回應帶領的老師，神采奕奕的。

『精神病房就像是大人的幼稚園。』突然，學長的聲音在我耳邊這麼說。

正當逐漸開始熟悉精神科病房的運作模式時，時間滴答滴答的來到了第六個禮拜的最後一天，也是精神科見習即將結束的日子。離開的前夕，我跟達哥做了最後一次訪談，也跟他告別。

『達哥，下禮拜我要離開精神科，所以不能再陪你聊天了。』

『以後會有另外一個醫師會每天陪你聊天和照顧你。你要加油，好不好？』

我坐在他的對面，訪談室的最裡面。

『好！祝福你。來，丁醫師，伸出你的手。』達哥說。

我伸出手，毫無猶疑。

『丁醫師，後年你一定會遇到你很喜歡的女孩。丁醫師，恭喜你，你的前途無量。』

達哥在我手上比畫了好幾下，然後跟我說。

『達哥，今天你畫的符咒怎麼不太一樣？今天請來的神比較厲害嗎？』

最近他迷上了看手相。

每一次看完以後他都會說我前途無量、最近會有桃花。

我也常要他幫自己看一下自己甚麼時候可以出院。

『天機不可洩漏。』他常會一臉神秘的看著我說。

我忽然想起了前些日子看的，由李奧納多主演的電影 << 隔離島 >> 每個人的心裡都有著一座屬於自己的隔離島，蘊藏著自己的私密。

當我們用自己的思維去糾正他人與自己的不同時，該如何去消弭那些武斷？

說不定，在達哥的眼裡，他真的能夠看見那些鬼神，和未來。

只是不被我們的世界所接受。

最後一次走出這到有著門禁的大門，迎接我的是輕鬆的週末假期。

『呼.. 丁.. 丁醫師，你能.. 不能留.. 你的手機給我？我不.. 不會隨便打的。呼.. 呼』

正當我要離開大門時，達哥追到我身後，氣喘吁吁的問我。

精神疾病不會讓病人的壽命減短，只會一輩子的跟著他們。反覆發病和藥物的副作用，讓他們的記憶力和行為能力大幅下降。每一個病人總是在努力的與疾病共存，尋找自己與病魔的平衡點。但是他們跟我們一樣，有著一顆柔軟的心。

已經在實習的同學告訴我，有很多在啃課本時背不起來的知識，一旦進入臨床、當你看見病人的症狀，那個疾病就會深刻的印在腦海裡。但是同學沒有告訴我，除了知識以外，還有更值得記在腦海的東西。

『”謝謝你今天陪我聊天”

謝謝，兩個平常對我來說不代表甚麼意義的字，從他們口中說出來卻格外誠懇。對於一個在醫院裡幾進沒有功能的 CLERK 來說，我才發現原來他們多需要陪伴。

當你看見一個可以在高中聯考考四五百分的嗜睡症孩子，功能不斷往下掉體重不斷往上升，嚴重 social withdraw；當你聽見一個因為怕坐著會睡著堅持站著的孩子，還不忘要別人坐下，在不想回答或回答不出問題的時候，害羞的說聲抱歉。

你實在找不出一個合適的理由為何他們生來就註定有這樣的人生』

以上文字節錄自王同學網誌（註二）

註一：病人一旦出現暴力的自傷傷人行為，就必須進入保護室，並且掛上防暴力的狀態，直到情緒穩定之後，才得以出保護室。出保護室後須觀察一陣子，才得以解除防暴力的狀態。

註二：引用自 <http://www.wretch.cc/blog/wyckate/10170377>，網誌為醫學 102 級王怡蓁所有，已取得引用同意。

